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第七十四回 猛高杰一槍定西海 許都闖鄉勇退賊兵

詩曰：芳草天涯似故人，一番相見一番親。曾經舊浦難為別，又惹新愁到此身。

卿若有情應入夢，我來何處更尋春。

繁華繡出東風影，說與三生未了因。

拉住高杰的那個人，年約二十多歲，身穿一件青布夾襖，藍氈子馬褂，白襪厚底雲履，說：「朋友，我們主人方才從此處路過，他瞧見你練的不錯，派我叫你到家中練去。若要是真好，必要多給你銀子。」高杰說：「我就跟你去。」說罷，把地下的錢揀起來，然後跟著那個人一直的望北，走了不遠，望東走一條衚衕，路北有一個大門，大門以內，好些個家人站在那裡說：「你把賣藝的叫了來啦！」那個人說：「就是他。你們先回稟一聲主人知道，我隨後就同他進去。」二人在門房裡坐了會，有人自裡出來說：「主人叫賣藝的進去。」那個人帶高杰往裡走，迎面有綠屏門四扇，上寫「齋莊中正」。進了屏門，正房五間，是前出廊後出廈的大廳房，東西配房各三間，院子寬大。

上房廊下有一把椅子，上面端坐著一人，年約四十以外，面如白玉，重眉大眼，微有沿口鬚鬚；身穿庫灰摹本緞的夾袍，外罩天青緞子馬褂，足登厚底官靴，說：「賣藝的，你是哪裡人氏？姓什麼？叫什麼？」高杰自己把家世說了一遍。那主人問：「你都練過什麼武藝？」高杰說：「練過長槍、大刀、短劍、闊斧。我練一趟。你瞧瞧好不好。」說罷，掄那根方椽子，使動如飛。練完說：「你瞧成不成？」那主人甚喜悅，說：「高杰，我薦你當一個兵，你願意不願意？我姓張，名文全，是此處武營的教習。你倒很直率，我與你結為兄弟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高杰說：「我不推辭，你是大哥。」張文全甚喜。二人到了上房，擺上香案，二人磕頭完畢，吃酒。高杰福至心靈，說話也比那時節強多了。

次日，帶著高杰到了本營的都司許景義許大人的衙門裡，替他回明，帶他進去，先給大人叩頭，然後又練了兩趟，自己往旁邊一站。都司許大人甚喜，就留他在營內當了一名什長，他管十個人。自此，就在這座鎮店名曰藤蘿營都司衙門當這一分差事，常常帶人去下道拿盜賊。

這一日，帶了十數個官兵，正在樹林之內大家歇著，只見那邊有好幾個逃難之人說：「天地會賊人來搶獨龍口，與張大人開了兵啦！」正說之間，只見張廣太從正北往南敗下來了。眾兵丁說：「了不的啦！張大人敗下來了！」高杰說：「不要緊，有我哪，待我前去結果他的性命！」說罷，迎上前去，讓過張廣太的馬，躡過大溝，擋住赫大雄的去路，把手中的渾鐵點鋼槍一擺，說：「高杰在此等候多時，小子通名！」赫大雄自道名姓，見高杰槍來，用手中鑲鐵軋油錘望外一磕。高杰的槍，他如何磕得動，不亞白蟒鑽窩，「撲哧」一聲，正在赫大雄的左膀上著勁，紅光崩濺，鮮血直流，將賊人挑於馬下。高杰過去將馬拉住，翻身馬上，說：「張大人，眾伙計們，跟我來，前去奔獨龍關。」張廣太等在後跟隨，見高杰一催座下烏騾黑馬，擰手中槍，直奔賊隊。

老會總任山正帶大隊等候赫大雄來時再傳令攻打獨龍口，正等候多時，只見那匹馬回來，人可換了。正在遲疑之際，聽得高杰大嚷一聲，說：「賊人好大膽！高杰來也！」照著任山就是一槍。賊隊一亂，眾偏副牙將齊來護庇任山，把高杰給圍在當中。張廣太已回歸本隊，他的人馬還在那裡紮定，見高杰闖進賊隊之中，張廣太連忙傳令：「我兵前進！」這五百大隊殺進賊隊。廣太一馬當先，掄手中短刀，遇賊就砍。無奈賊的勢大，官兵人少，工夫一大，個個俱都累怯。

正在無可如何之際，只見正南上一聲炮響，兩桿大紅旗分為左右，正中一位騎馬的，帶官兵數百以外，黃面黑鬚鬚，青泥得勝盔，四品頂帶花翎；後跟約有一千官兵，左右都是團練鄉勇，亦約有幾千之眾。當中帶兵官正是藤蘿營都司許景義，探得賊人攻取獨龍口，撒家牌約會有二十九個莊村的紳董，帶同團練來救獨龍關，至此點炮，殺入賊隊。老會總任山見有生力軍殺到此處，傳令撤隊，且戰且走。張廣太等亦不敢深追，鳴金收兵，與許景義會合一處。

廣太說：「此事多虧仁兄幫助。若非仁兄這一支兵到，我這獨龍口五百官兵，豈能敵得了九萬賊！」許景義說：「卑職理應出力報效。」廣太說：「這黑大漢是你彪下之人？」許大人說：「此人姓高，名杰，膂力最大，別號人稱賽鐵蓋。大人要用，留他在此就是了。」廣太說：「甚好，仁兄帶人急速回去，恐怕有流賊擾亂村鎮。」許景義告辭，帶團練回歸藤蘿營去了。張廣太帶著高杰，同本隊的兵正望回去，只見從獨龍口出來的有五千大隊。張廣太心中一楞，說：「獨龍關內並無一軍一將，這是哪裡來的？」仔細一瞧，為首之人正是笑面無常張大虎。

原來張大虎奉王爺的命，在河內看守五百隻虎頭戰船，每只船上有水手二十名，俱歸張大虎一人總管。今天聽得天地會搶獨龍關，留下一半人看船，帶五千人幫助張廣太打賊。方一出獨龍口的西城門，見張廣太帶兵得勝回歸，二人見問，細說方才打賊之事。張大虎甚為歎息，先叫本隊回歸船上，自己同張廣太進獨龍口總鎮的衙署。見姜玉從裡邊出來，說：「三叔得勝回來了，真乃大清國社稷之福也！我馬伯父一急，此時出了一身透汗睡著了。」張廣太說：「不必叫他。」來到大堂以前，眾人下馬，派兵丁各回本隊，同高杰、姜玉、張大虎來至客廳。叫人去到適才爭戰之處，去找蘭大老爺的屍身並兩個千總的屍身。如要找著，賞銀五十兩。本處守備無人，就叫高杰署理，行文浙江巡撫知道。又與高杰二人結為生死兄弟，念其救命之恩。廣太居長，高杰次之，二人焚香祭神，立了盟單蘭譜。諸事已畢，吩咐擺酒宴，四人開懷暢飲，直吃到日落之時，撤去杯盤。

四個人到馬成龍病房之內探病，見馬成龍此時方才睡醒，廣太過去問道：「大哥，你好了？」成龍說：「好啦。今天一嚇，嚇了我一身汗，多虧姜玉在此看守。」又問了幾句方才打仗的事情。廣太說：「哥哥養病吧，不必多問。方才多虧高兄弟把賊人刺死，救了我這條性命。」成龍一瞧，說：「原來是高杰呀！」高杰一細瞧，說：「原來是大恩公！自你我在邢台縣一別，不想今天才遇。你得的是何病症？」成龍說：「是傷寒病。」廣太說：「你歇著吧，我們也該安歇了。」隨又令官兵在城上巡更防守，怕賊人夜晚復來。這才與張大虎、高杰等在廳房安歇，派姜玉夜晚巡查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天明，張大虎告辭回船。有人把守備蘭大老爺並兩個千總屍身俱皆找來，買棺木停靈在城隍廟，給他三個人家中帶信，候等人來接靈。又派姜玉把家眷接來。成龍的病症，一天比一天也好啦，仗著棍兒常出去溜達。到了立夏之後，馬成龍的身體強健，東西也吃的多了。天天沒事，三個人在一處講論武藝。這一天，天氣甚熱，馬成龍正與廣太下棋，外邊有人稟報：「有神力王營內的差官老爺要見。」廣太問說：「他姓什麼？」回事人說：「姓馬，名叫夢太。」廣太與成龍一聽，說：「是他來了，快迎接出去！」三個人到了外面一瞧，馬夢太就不似先前的模樣了，又黑又瘦，頭帶青泥得勝盔，雙岔尾，灰色布缺襟袍，外罩八圍嚙坎，腰裡掖著小刀子、火鏢，薄底的靴子，佩著太平刀，背後斜插式背著一個黃包袱，拉著一匹黃驃馬，手提著馬鞭子。一見這三個出來，高杰先嚷著說：「小子，你也來了嗎？」夢太一瞧，說：「你這匹夫，故人相見，你就說這樣粗魯話！」廣太過去給請了個安，夢太亦給成龍請了個安。大家一同來至大堂，過來人把夢太的馬給牽過去。四個人穿大堂過去，至內院客廳落座，從人獻茶。廣太問說：「老哥，自去年王爺進兵，與賊人打了多少仗？眼下在湖北襄陽軍情如何？」夢太「欸」了一聲，說：「一言難盡了！你等要問王爺的軍需之事，別忙，我先洗洗臉，快給我預備下酒，我喝著酒，再細細說你等聽。」廣太吩咐：「先打一點洗面水，告訴廚下備酒。」少時，夢太把臉洗完，四個人歸座，擺上酒菜，夢太喝了幾杯酒，說：「大哥、三弟，你們要問王爺去年帶兵到湘江之事，這話就長了，我慢慢說與你們聽。」

書中交代，一張嘴難說兩下裡話。王爺那一天調大隊殺奔湖北地面，安了大營。賊人把住湘江的南岸，王爺在江北紮營，一連開了幾次兵，俱不得利。至春正月初二日，王爺用「暗渡陳倉」之計，偷過湘江，到了南岸，混殺一陣，只殺的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吳恩此時在襄陽城的城內過年，這總統馬步全軍，是他二弟吳德；管理糧台，是他四弟吳慶，俱做過清國官。那隨營的大將有

前敵先鋒姚文華，有在蘇州逃回去的華家八彪，俱被王爺殺退，逃回襄陽城內，去見吳恩。王爺離城數里安營，過了兩三天，有妖道打下一道戰表，定於本月十五日在襄陽東門外會戰。

是日，王爺帶領三成隊至戰場之上，列開隊伍。見襄陽東門大開，三聲炮響，兩桿門旗分為左右，有四萬賊兵殺出城來。左右是各有五千馬隊，當中有三萬步隊，中間一桿白緞子八卦旗，在隊裡有無數的大旗。當中有四輪車，車上坐定妖道吳恩。四輪車周圍，有十六個小童兒，個個頭戴孩發帽，藍綢子寬領闊袖的道袍，上繡五色花，白緞子護領相襯，足下登著黃緞子雲履，腰繫水綠絲絛；手拿金練提爐，香煙繚繞，瑞氣千條。妖道身後站著有無數的賊將。